



四川通史丛书

# 成汉史略

杨伟立著



重庆出版社

K297.1/10

•四川通史丛书•

# 成 汉 史 略

杨 伟 立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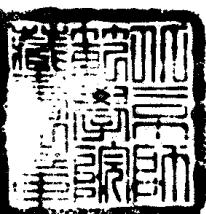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00580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 重庆



900580

封面设计：王仲莉

成汉史略

杨伟立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 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125 插页2 字数84千  
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 1—7,000

书号：11114·19

定价：0.37 元

## 《四川通史丛书》编辑说明

四川素称“天府之国”，是我国人口最多、地大物博、历史悠久的一个省，在我们祖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深入开展四川地方历史的研究，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祖国的历史内容，为她增添生动的篇章卷页；而且还能在掌握省情、总结经验教训方面，为我省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；同时还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。

《四川通史丛书》的任务是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四川历史作全面深入的研究，促进学术交流，为最终写成一部质量较高的多卷本《四川通史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《四川通史丛书》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《四川通史丛书》编辑组编，是四川历史研究的学术园地。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，涉及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、宗教、民族、考古等各个方面。凡属上述范围而又能体现四川历史特点的学术研究成果，不论是论文或专著，不限篇幅大小，只要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，具

有一定科学水平，我们均表欢迎，并陆续编辑成书。我们热忱希望一切关心、爱好四川历史的同志多多给予支持帮助，以便共同办好这个园地。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《四川通史丛书》编辑组

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

## 前　　言

旧史所称“五胡十六国”的一百三十多年间，中国境内在司马氏的晋政权之外，先后出现过鲜卑、匈奴、羯、汉、氐、羌等民族<sup>[1]</sup>建立的二十三个地方割据政权，这是分裂状态下的国中之国。其中首先建立的是鲜卑人李特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（公元三〇二年）在成都建号的大成国，后李寿改称汉国。

成·汉政权共历六世四十五年。李雄统治的三十年是成·汉的鼎盛时期，疆域不断扩大，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显著，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起中原战乱之区，大成国称得上一片安静土。李班以后，由于李氏皇族内部斗争，严重削弱了力量，加之政治暴虐，僚人反抗，因而江河日下，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（公元三四七年），为东晋大将桓温所灭。

关于这段历史，当时人已经写下专门著述。据常璩说：“汉嘉太守蜀郡杜龚敬脩亦著《蜀后志》，及（疑衍——引者）志赵𫷷、李特叛乱之事”（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·常宽传》）。成·汉的史官常璩也著有《汉之书》。杜龚的《蜀后志》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没有著录，也许就是常璩修《汉之书》时所采用的稿本。《汉之书》虽见隋、唐《志》著录，而《册府元龟》并没有征引，《太

《太平御览》引录很少，以后也就亡佚了。清人汤球仅辑得七条。幸好，常氏入晋以后著的《华阳国志》流传下来，算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成·汉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北魏崔鸿根据常璩的《汉之书》写成的《十六国春秋·蜀录》，原书在北宋时又已亡佚，《太平御览》引了不少，也远远不是崔氏全豹。这算第二手材料。唐修《晋书》中的李特等人载记，算是二、三手材料，仍是很有价值的。明人屠乔孙的《十六国春秋辑补》，“其文皆联缀古书，非由杜撰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载记类”），却没有新内容。南朝李膺、任豫各著的《益州记》也在宋以后散失。《水经注》和唐、宋时期的地理书中有关成·汉史料算是凤毛麟角。这方面的考古材料，则更为缺乏，但已露出新的前景。一九七二年，在成都市内发现有“玉恒三年”题记的砖和少数民族人象的陶俑。成都市东郊也出土有相同的陶俑。玉恒是大成皇帝李期的年号，止有三年（公元三三五——三三七年）。据此，可以肯定 是成·汉时期的墓葬。总之，目前能够看到成·汉史的资料不多，成·汉史的研究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。

清人在研究“十六国”史方面作过重要的努力，取得了一定成绩。可能由于史料缺乏，“文献不足徵”，近人治成·汉史的很少。解放后，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成·汉史的研究重视了，新著的中国通史都有论述，还有专篇论文探讨李特及李流领导流民起兵的性质、范长生与李雄据蜀的关系、寨人是不是廪君蛮的后裔、李寿引僚人入蜀、《华阳国志》研究等方面，都是可喜的成绩；而没有系统叙述成·汉史的专书，则是美中不足的事。

成·汉政权是以寨人李氏为首建立起来的。寨人是祖国民

族大家庭在古代的一位成员，她为祖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我们是不应该遗忘的。古代人民开拓四川之功不可磨灭。或者说：“西土险固，襟带易守，世乱先违，道治后服。”或者说：“蜀人乐祸贪乱。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，全面考察四川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，或为这种总结与考察提供一点素材等，都有必要对成·汉史进行研究。这本书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而作的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<b>第一章</b> | <b>古老的蛮人</b>          | <b>1</b>  |
| <b>第二章</b> | <b>流民入蜀及其同益州官吏的斗争</b> | <b>9</b>  |
| 一          | 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与流民入蜀         | 9 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赵𫷷叛乱与流民武装             | 13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李特率流民平定赵𫷷之乱           | 18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流民同罗尚集团的斗争            | 22        |
| <b>第三章</b> | <b>李特领导流民起兵</b>       | <b>26</b> |
| 一          | 赤祖结营与流民建政             | 26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流民起兵与“约法三章”           | 28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“三道攻特”及其被粉碎           | 30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宁州少数民族的响应             | 33        |
| <b>第四章</b> | <b>大成政权的建立</b>        | <b>35</b> |
| 一          | 李特建号                  | 35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李流领导流民军继续战斗           | 37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流民军的重大胜利              | 38        |
| <b>第五章</b> | <b>李雄统治时期大成国的发展</b>   | <b>41</b> |
| 一          | 李雄称王即帝位               | 41        |

DC38/15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二          | 全盘汉化的封建政权机构         | 44 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奠定疆域                | 48 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经济成就                | 54         |
| 五          | 文化建设                | 61         |
| <b>第六章</b> | <b>汉国的衰落</b>        | <b>64</b>  |
| 一          | 李氏皇族的内讧             | 64 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暴政                  | 69 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桓温灭汉                | 71         |
| <b>第七章</b> | <b>成·汉政权存在的历史条件</b> | <b>76</b>  |
| 一          | 八王之乱导致分裂            | 76 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南北起义反晋 西晋无力西顾益州     | 80 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东晋初叛乱屡起 无法调兵伐成      | 87 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大成施政措施与四川地理环境的作用    | 91         |
| <b>附录</b>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<b>成·汉大事记</b>       | <b>108</b> |

## 第一章 古老的寢人

寢人是居住在秦代巴郡的一个古老的民族，散布在阆中的渝水<sup>[2]</sup>左右。不知她在什么时候建立了寢国<sup>[3]</sup>，宕渠（治今渠县）成为她的活动中心。她的祖先可能是《牧誓》八国中的彭人<sup>[4]</sup>。战国时期，住在夷水<sup>[5]</sup>下游的廪君蛮进入巴子国，成为巴子国的居民，后来逐渐融合于巴人之中。进入巴子国的廪君蛮，有的住在宣汉一带（即现在的达县地区）<sup>[6]</sup>，与寢人毗邻。后来有人认为寢人是廪君蛮的后裔，如何法盛的《晋中兴书》说：“寢者，廪君之苗裔也。”（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三八引。）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、唐人修《晋书》都采用了这一说法，近年还有持这种意见的，实在是一大误会。关于廪君蛮的传说，早已见于《世本》<sup>[7]</sup>，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综合《世本》所记，兹移录于下：

“巴郡、南郡蛮，本有五姓：巴氏、樊氏、瞫氏、相氏、郑氏，皆出于武落钟离山。其山有赤黑二穴，巴氏之子生于赤穴，四姓之子皆生黑穴；未有君长，俱事鬼神，乃共掷剑于石穴，约：能中者，奉以为君。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，众皆欢。又令各乘土船，约：能浮者，当

以为君。余姓悉沈，唯务相独浮。因共立之，是为廪君。乃乘土船，从夷水至盐阳。盐水有女神，谓廪君曰：‘此地广大，鱼盐所出，愿留共居。’廪君不许。盐神辄暮来取宿，旦即化为虫，与诸虫群飞，掩蔽日光，天地晦冥。积十余日，廪君伺其便，因射杀之，天乃开朗。廪君于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。廪君死，魂魄化为白虎。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入祠焉。”

廪君的远古传说，好象近于怪诞，难于取信。郦道元说：“事既宏古，难为明徵”（《水经注·夷水篇》），以为很难明辩。刘知几认为“言唯迂诞，事多诡越”（《史通·内篇·书事》），则完全否定。但是，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指导，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，洗掉它的神话色彩，便显现出廪君蛮的远古史影。

第一，传说中的巴氏等五姓，巴氏的务相为君，其余四姓为臣。而君没有君权，臣没有臣节，没有超于五姓之上的权力机构——国家。其社会组织与近代或现代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民族相同。所以，廪君蛮是一个由五个氏族组成的部落。

第二，部落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公推的。他们都是才能出众，在部落内享有崇高威信的人，如汉族历史中传说的尧、舜、禹。廪君蛮的五姓在“未有君长”的时候，“共掷剑于石穴，约：能中者，奉以为君”；土船“能浮”者为廪君，务相都能做到，便“奉以为君”。“奉”就是公推的意思，丝毫没有权力世袭的痕迹。

第三，廪君部落在夷水上飘游，过着渔猎生活。五姓都

有土船，土船是绝对不能浮行水面的，但可以理解为他们有制造和使用船的技能。五姓在争为廪君时，“掷剑于石穴”。掷剑即渔猎的人在谋取生活资料时所用的投枪。务相能射盐水女神，就有弓矢。船、投枪、弓矢一类东西，既是武器又是生产工具，正为渔猎者所必需。廪君五姓所过的盐水，又是鱼盐所出的地方，有丰富的食物可供猎取，盐又为食鱼民族必不可少。这又为渔猎经济提供了自然条件。

第四，廪君从武落钟离山<sup>[8]</sup>迁徙到盐阳（夷水北边某地，今不可确指），遇到“盐水女神”，她们要求廪君部落停止前进，留下共居。这群“盐水女神”便是盐阳地方的处在母系社会的氏族，即在夷水流域生活的初民。

从以上四点看，廪君蛮过着原始人生活，与原始社会情景相符，完全可信，毫不诡诞。

第五，廪君死，魂魄化为白虎，并以人祭祀白虎；这是廪君蛮尊崇白虎的表现。白虎<sup>[9]</sup>是虎的白变现象产生的一种纯白的虎。因为白虎是极罕见的虎，故廪君蛮把白虎视为神物，尊为族徽，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。

综上所述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：1. 廪君蛮与赛人活动的地域不同，前者在盐水（今湖北省的清江）流域，后者早于廪君入四川之前就在宕渠（今渠县）及其邻近地区（今川东北）生息。2. 廪君以白虎为图腾，赛人则要射杀白虎。如果赛人是廪君的后裔，赛人何敢仇视本族的族徽？美洲印第安人是非常尊重自己的族徽的。摩尔根叙述说：“通美洲土著间，所有氏族命名的方法都是采取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，决没有采取个人名称的。……例如新墨西哥的摩其村印第安人，氏族中

的成员声称他们是从那作为氏族名称的动物所传下来的——他们的远祖是被主宰之神将其动物变成人形的。阿吉布洼部落的鹤氏族也有同样的传说。有一些部落中，氏族成员不吃他们氏族名称的动物，这无疑地是受了此种传说的影响的”（《古代社会》第一册，一三九页，商务印书馆，一九七二年四月版）。3.在东汉末年，巴与寃的区别还是清楚的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：建安二十年（公元二一五年）九月，“巴七姓夷王朴胡、寃邑侯杜濩举巴夷、寃民来附。”所以，寃人与廪君不同族。宋人罗泌已经指出过：寃人为“廪君后，非”（《路史·国名记》）。

寃人，在秦时称为夷<sup>[10]</sup>；寃人的称呼，可能开始于汉代。汉初，寃族人民“岁入钱四十。巴人谓赋为寃，遂因名焉”（崔鸿《十六国春秋·蜀录》，引文据四部备要本，下同）。

寃人素称“剽勇”，是一个善于射猎的民族。人们亲昵的称呼他们为弱头白虎复夷或弱头虎子。弱<sup>[11]</sup>，两张弓重在一起，即“重弓”，强硬的意思。所以，弱头白虎复夷、弱头虎子这类名号正表明寃人善于射猎。他们使用的这种弱射程远。他们使用的箭叫白竹弩。他们使用的盾叫做板楯，用木板制成，颇为别致，因而板楯又成了寃人的标帜，故又以板楯作族名。虽然，寃人已经定居农耕<sup>[12]</sup>，而汉初“专以射白（顾校：衍——引者）虎为事”（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），即是说，狩猎仍然是他们生活资料来源的补充和爱好。

寃人的活动范围，逐渐超出了原来居住的地区。秦、汉时，寃人兄弟时常到汉族地区活动。

秦昭王时（公元前三〇六年——公元前二五一年），有一

只白虎带领一群老虎在巴、蜀、汉中几郡的地面上逞凶，先后咬死一千二百人，为几郡一大祸害。于是秦昭王张出榜文，悬重赏招募勇士：有能射杀得虎者，封邑万家，赏赐金帛。寃人廖仲药、何射虎、秦精等挺身而出，承担起为数郡除害的重任。首先从侦察白虎的行踪入手，然后在高高的楼上，安置射杀力很强的白竹弩，待虎出来时，便对准它的头额着力射出，一箭命中，箭杆钻入三个竹节；白虎疼痛万分，凶性大发，搏杀群虎，大吼而死。于是虎灾消除。寃人廖仲药等为人民立了大功。

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王朝后，项羽分封了十八王，他自己为西楚霸王。封刘邦为汉王，驻汉中。刘邦很不满意。阆中人范目<sup>[13]</sup>劝他募集勇猛善战的寃人，去攻打关中。刘邦接受了范目的建议，平定了关中<sup>[14]</sup>。寃人思乡，不愿继续跟随刘邦出关；因寃人有功，刘邦难违他们的意愿，同意寃人还乡，封范目为侯，对寃族七姓免除赋役，一般寃民每年也只向封建国家缴纳口钱四十文。

东汉之世，羌人屡次入汉中骚扰，官兵得到寃人的助力，才取得胜利。“天性劲勇”的寃人多次打败羌人，故羌人称他们为“神兵”（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）。寃人对东汉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；但是，寃民的遭遇却是悲惨的。“长吏乡亭，更赋至重，仆役过于奴婢，箠楚降于囚虏”，以至嫁妻卖子，都凑不足赋役的费用，逼着自杀。或者寃民有冤屈，向州郡长官陈述，州牧、郡守不予受理，“含怨呼天，叩心穷谷”的事，比比皆是。寃民“愁于赋役，困乎刑酷”，简直没有生路，只有起义，才能求得生存。因此，爆发过几次寃人起义。

灵帝光和二年（公元一七九年）的一次蹇人起义，反对东汉暴政，“攻害三蜀<sup>[15]</sup>、汉中，州郡连年苦之。”朝廷打算派大军镇压。后来接受了益州计曹掾程包的建议“任之州郡”，“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，一朝清戢”（以上引文均见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）。可能就在此时汉朝封了蹇人的头领为蹇邑侯。

东汉末年，巴郡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尖锐，五斗米道在汉中、巴郡、涪陵一带传开了；被压迫、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成了五斗米道的信徒。劳动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，寻求精神安慰，便是宗教得以传播的市场。马克思说：“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，是无情世界的感情，正象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”（《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”导言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第二页）。张鲁占据汉中时继续传布五斗米道，信道的人很多，蹇人也“敬信”它，成为虔诚的奉道者。原住在宕渠的蹇人李虎就是这时迁往汉中的。

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（公元二一五年），曹操攻破张鲁之后，“巴七姓夷王朴胡、蹇邑侯杜濩举巴夷、蹇民来附。于是分巴郡，以胡为巴东太守，濩为巴西太守，皆封列侯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）。重庆市博物馆藏有羊纽方寸金印一枚，汉篆阴文：“汉归义蹇邑侯”。来附与归义的涵义相同，或许这方金印就是杜濩举蹇民“来附”而受封所颁发的印章。蹇邑侯“来附”时，蹇人李虎率领五百家投归曹操，曹操拜李虎为将军，迁于略阳临渭（治今甘肃清水县南），号称巴氐。

蹇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。在汉初，蹇人中还流行一

种歌舞，叫《巴渝舞》。这种歌舞，汉高祖称为“武王伐纣之歌”（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）。它的歌辞就是用賓语谱写的。《晋书·乐志》说：“……其（指賓人——引者）俗喜舞，（汉）高祖乐其猛锐，数观其舞，后使乐人习之。阆中有渝水，因其所居，故名曰《巴渝舞》。乐曲有《矛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弩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台本歌曲》、《行辞本歌曲》，总四篇。其辞既古，莫能晓其句度。魏初，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。”可能由于賓人与汉人邻居，又时常来往汉区，到魏初已不说賓语，故歌辞内容也无人懂得了。

賓人是一个接受汉文化相当深的民族。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：战国的鶡冠子是賓人；他著的《鶡冠子》<sup>[16]</sup>杂黃老刑名各家思想，其中每有“奇言奥旨”（陆佃语）。就以李虎的后代而论，他们中有许多都在魏晋政府里做官，这就要求具有起码的阅览汉文诏令文书的能力，否则，是不能胜任的。例如李雄、李班叔侄的汉文学修养就相当高。李雄已经即帝位，凉州的张骏遣使带上他的书信到大成功李雄去皇帝称号，向东晋称臣。李雄回信说：“吾过为士大夫所推，然本无心于帝王也。进思为晋元功之臣，退思共为守藩之将，扫除氛埃，以康帝宇。而晋室陵迟，德声不振，引领东望，有年月矣。会获来覲，情在闇室，有何已已。知欲远遵楚、汉尊崇义帝，《春秋》之义，于斯莫大。”（《晋书·李雄载记》）

《晋书·李班载记》说：“班谦虚博纳，敬爱儒贤。自何点、李钊，班皆师之；又引名士王鍛及窦融、天水文隗等以为宾友。每谓融等曰：‘观周景王太子晉、魏太子丕、吴太子登，文章鉴知，超然卓绝，未尝不有愧色。何古贤之高朗，后人之